

一之刊叢藝文

一 缸 鐸 幣

行發店書活生地各

1941

廣田

五

水

説

636

幣銀缸一

一之刊業藝文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著者 歐陽山等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所 生活書店

本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實價一元六角

埠酌加寄費



游擊戰鬥

古元



鐵蹄下

元古

目錄

小說

一缸銀幣

(歐陽山) 一

兒戲

(卜之琳) 二七

鋤頭

(艾蕪) 三八

小夫妻

(宋之的) 五九

朝

(李廣田) 七三

文人武裝

(孔厥) 九〇

目標

(一—一六) 羅問達

詩

大不列顛的飄散..... (艾青) 一七七

預言..... (天藍) 一五二

二月..... (夏蕾) 一六三

報告·散文

在嵐縣..... (沙汀) 一七七

山村一夜..... (以羣) 一九七

湘江輪上..... (立波) 二一一

青菜及其它..... (葛陵) 二二二

小林武夫..... (費鋼) 二二三

神頭嶺..... (吳伯蕭) 二四一

游擊戰鬥 (插圖)..... 古元

鐵蹄下 (插圖)..... 古元

一缸銀幣

歐陽山

每天，當太陽逐漸明亮，曬到雖在寒冷的冬天還生長着豐盛的常綠樹的陳橋村，並且透過一層積了塵垢的玻璃窗，溫暖着田主陳尊善底臥室的時候，房間裏就發出一個年老的男人和一個年老的女人吵架的聲音。

——還不走麼？打都打來了……守財奴！不走——你留下來吧，陪着你那三千塊錢死在這裏吧，我今天就要走！我至少要再活二十年！

老長工陳鷄每天坐在窗前曬太陽，等候老田主底吩咐，因而也就靜聽着那因為脫落了牙齒而漏風的女主人陳七太太咒罵聲音。聽見她說要再活二十年，他每次總要傾側起那短而鬆弛的上身做一個毛骨悚然的表情，恰像有什麼蟲蟻正在他底脊樑上爬行。聽的次數多了，他就不服氣地在肚子裏回

答：
別再妄想了。看我這樣子也揮不上二十年呀。你能再活五年我都不相信！

他是一個遵守規矩和禮法的農民，在對女主人表示反感的時候臉上還露出那種善良的笑容……

是於，田主陳尊善每天在一定時間的沉默之後接着開腔了。

——要送你一個人走……要走今天就走……你這做家精！你說三千塊？……好像伙，哼，照現在的市價，恐怕五千塊都不止呢。……老實對你講，就是日本督打到門口我也不走的。你走你的，我也不要你可憐，——一句話，我捨不得！難道日本仔全是一班牛頭馬面，逢人就吞的麼？

這時候陳鶴伸一個懶腰，用手指掐着短棉襖的袖口按按嘴巴，站起來沿着打了光滑的灰沙地面的大院子向正屋右側的荒廢了的菜園走去。衰敗的，短而寬的影子在灰沙地面蠕行，那破了的夾布褲子底褲管一隻捲起高過膝蓋，一隻軟軟地下垂着。他茫然地望着那縱橫五六丈寬的荒園子，最後又茫然地望着那位置在菜園中心，一撮葉子落完了的青桐樹下的肥料缸，那裏面貯積着發泡的糞便，霉腐的食物，和死了的小動物底屍骸……那週圍的情形和一個月以前或半年以前都沒有什麼兩樣。確實知道了園子裏不會發生過異樣的事情，他才重新緩步走到井邊，把小小的圓鐵桶順着麻繩放下井裏去打水。那對老夫婦底吵架會繼續半個早晨，而在吵架中間他大概不會得到任何特別的吩咐，每天都是一樣的。

約莫在一年半以前，田主陳尊善把三千塊錢，那種叫做廣東雙毫的銀幣埋藏在這肥料缸底下。那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夏天的晚上，只有他底女人陳七太和他家裏當了二十五年長工的獨身漢子陳鶴幫

助他完成了這樁秘密的掩埋工作。只有他們三個人完全知道這件事底經過情形。

連陳尊善那個在香港九龍的粉嶺念書的兒子都不知道這地下的寶藏。住在同村附近地方的族中老幼，和住在陳尊善住宅週圍的佃戶們更加不會知道了。但是無論如何，也不憑什麼根據，他們老在猜測着。在村民們底口裏流行着關於陳尊善底秘密寶窟底各種數目和各種地點的豐富的傳說。

有一天，陳鷄仍然坐在窗前的石階上。時候那懶散的太陽，大院子裏籠罩着一種純淨的淡紫色的光輝，對面的一排小屋最偏南一間的屋頂煙囪上，帶着稻穀味的青煙瑟縮地跳躍着，——許久都沒有聽見裏面的吵架聲，他詫異起來了。

這幾天的風聲很緊。廣州失陷以後的兩個月來，那許多關於日本軍隊將要舉行清鄉的謠傳中以這次最利害。日本軍隊兩天以前已經搶劫過橫塘，那裏的居民已經開始朝四面八方逃難……陳橋實際上也沒有剩下幾個人了。

天還沒亮，陳尊善已經離開了那溫暖的眠牀。方棹上點着一盞火油燈，牀底淒清的亮光照着暗淡的，寂然不動的週圍，照着那顯得更加黝黑的漆木大櫃和櫃前排列着的四張方檯子。牠們空着，上面沒有東西也沒有人，使這田主底臥室看來更加荒涼。對燈坐着，他留心從任何方向發出的任何微渺的聲音，盤算着假如他一下子發覺了鎗聲，……以後，應該立刻拿起什麼東西朝什麼地方跑。那吱吱發

響的火油燈似乎逐漸烤焦了他那多皺的憂慮的瘦臉。

九點鐘敲過，太陽越過對面堆置雜物的下房底屋頂曬乾了玻璃窗上的水珠，村子裏還是沒有一點動靜。他再不能忍受這恐怖的等待了。他覺得陽光照耀着使自己找不到地方躲藏，於是站起來，憤憤地吹滅了彷彿早已不能發光的火油燈，走到整夜沒有合眼，現在剛剛起牀的陳七太身邊低聲說：

——趕快把你那張「神」臉洗一洗，我們收拾東西到倫山去住幾天吧！

——你肯走了？——七太以衰老了的媚態笑着，又朝院子外面指了一指，——他呢？

——他留在家裏。當然。

陳尊善走到窗前，瞄着窗簾布底罅隙朝大院子望出去。陳鷄正拄着一把竹耙子在扒開滿地的梅菜乾，一邊扒一邊獨自在笑，嘴脣微微開閉。透過劣質的玻璃，他底兩撇向下倒豎的硬鬚好像蟋蟀身上的兩根尾毛，只是不自然地彎曲着。

——他會給日本鬼子殺死，不然的話，你那三千塊錢……

——沒有的事！——老田主十分肯定地伸出一隻豎起的手掌。——日本鬼子要殺也殺些有出息的人，殺死他做什麼？錢的話更不要緊。他活着頂好……錢不會丟，我們一屋子的東西也不會丟。就是他死了，他也不會把那個地方說出來的。……那對他沒有好處。論到人，他真是老實得就和那棵青梅

樹一樣，我十分信得過他。

——好，你歡喜起來就什麼都好，什麼都行。……和昨天比——是兩個人！

隨後她露出少有的高興和緊張在趕快收拾行李，主人把那驚疑不定的老長工叫了進來。

——阿鷄，你跟隨我二十五年了。反正以後，這是我底頭一國大難臨頭呢！

老人這樣說着開始了冗長的叮囑。陳鷄呆喪地坐在比人身還高出一兩尺的漆木大櫃前面那一排方檯底最末一張上，接受了主人給他的鑰匙，鈔票，和一些零星的單據；手裏揷住寫了主人新地址的紙條子不能決定鈔往那個口袋放。那像塗了油脂似地光亮的頭和扁小的耳朵在這過於重大的付托前面鮮紅起來。

——做得，有數了。——他反覆說着，——做得，有數了。這是這，這又歸這……

——至於那三千塊錢……自然，首先要看大家底運數……不過你一定記得，我平時相信你好像我相信自己一樣的！……

陳鷄有一種連自己也明明知道的顯著的弱點。他喜歡別人稱讚他，一聽見頌揚和褒獎的詞句立刻就感到不能抑制的心迷意亂。他從板檯上跳了地，懸池地下垂的兩頰生氣地鼓動不停。

——什麼話？不要說三千塊錢，就是天大的事情——只管放到我肩膀上來吧！我守在這裏，包你

一根草也不會少。要是日本鬼子來把我殺了，那也是我自願的！

這一天的下午陳尊善和七太帶了四五個包袱和四五個皮箱坐着小木船到滄山去了，白狗阿胡已經在前一個月死掉，一匹狸皮的雄貓已經拴在廚房裏，那些雞已經關好在雞埕裏，正房，下房，中間的大院子，屋後的菜園，空蕩蕩地沒有一個動物的影子，陳鷄才意識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好傢伙，他們把三千塊錢交給我一個人了！

他將正房底每一扇門都上了鎖，叫一個遠房的族弟來陪伴他。這是田主陳尊善底佃戶中最年輕最強壯的腳色，叫做陳果，有兩道粗黑的濃眉毛和一付石獅子一般的身材，村裏的人們都傳說他底兩個親哥哥大約在一個禮拜之前加進了游擊隊的。晚上，他們先把大門在裏面關好了，又在外面加上一把大鐵鎖，希望日本鬼子來了把這裏當做沒人居住的空屋。每次從一把竹製的長梯爬過圍牆，又從那梯子爬下來的時候，陳鷄總是氣喘着，嗆咳着，一面淌眼淚一面大笑。

★

陳鷄從睡夢中哭着喚着自己驚醒，聽見了清晰的連續的槍聲。

——起來吧，陳果。我們底大限到了。

★

那頭大身短的衰弱的身軀在前面的暗夜裏領着路，他們兩個一直摸索着走進廚房，躲在灶角的禾

草堆裏。在那裏從半夜坐到天明。陳果發現了陳鸞那張沒有一點倦容的臉，覺得十分可驚。他是灰白的，橢圓的，平靜的。眼睛很大而眉毛很小——只是半陽半現地佔據了臉部那麼一點點地位，左額斜削——但在這斜削的半額底眉毛之上，長着一顆很大的黑痣。照相書說，這是一種貧窮痣；而他那全臉的赤黑皮膚之上的顆顆的黃色斑點就好像在證明相書底說法不差。

這張長滿了黃斑的黑臉笑了，並且是一種戲弄的笑。

——害怕麼？你全身都在打抖呢！

強壯的年輕人只好勉強倍着慚愧地笑了一笑，又那麼不甘願地點着頭。

——總在想到死呢。其實我們這裏安穩得很呵！

外面響着混亂而恐怖的騷音。鎗爆裂着，子彈呼嘯着，人尖聲絕叫着，一直到天亮還不會停止。

奔跑的——追擊與逃亡的脚步聲，撞碰的——肌肉和鎗托的抗拒聲；把喊殺聲和馬蹄聲刺破的銳利的哨子聲響了不久，跟着就是把一切聲音劃分界限而使整個世界突然靜止的軍號底哀鳴。在荒涼的寒村裏，這樣的哀鳴是不適宜的，爲任何生物所不習慣而且份外響亮的。……但是這陳橋村底爭奪戰並不因天色已經大亮而結束。第二次的騷動又勃揚起來了。村莊底頭頂上重覆着那種不祥的爆裂聲，呼嘯聲，絕叫聲，奔跑的脚步聲，撞碰的抗拒聲，馬蹄聲和哨子聲，還加上焚燒的畢剝聲和屋牆倒塌的聲。

響聲。……

陳鷄底臉孔泛濫着對於仇敵的憎惡，那同伴底臉孔泛濫着對於生命的熱愛。前者企圖用什麼方法安慰安慰後者。

——把禾草蓋過腦袋吧，阿果。你衣服穿少了，嘴唇青白了呢。

——不，我不冷。我底心熱得……你看，淌着汗呵！

——現華底雜貨鋪子倒塌了。——我聽得出來的。

——是麼？也許不一定吧！——年輕人用傷風似的渾濁鼻音漫應着。

兩個可憐的生物底聲音撐持着灰沙大院子裏的鄉村底黎明。

——你還年輕呢，兄弟。要在十年以前，這樣的兵災是尋常得很啦！粵軍來了，桂軍去了；福軍來了，滇軍去了……看得你頭昏眼花的呵。

後來他掉轉了話頭，忽然向陳果探問：

——聽說你也要打游擊去了，真的麼？

——看吧，說不定我明天就走。……你呢？你爲什麼不出去游一游呀？

看屋人從禾草堆裏舉起自己的拳頭，望着那發抖的拳頭老老實實地笑。

——我已經老了。添上，我是給人家看守房屋的呀。

那年輕同伴轉成自言自語的口氣：

——有了錢就好打游擊……別人說，這屋裏埋着一千塊錢呢！唉……

——沒有，那是別人胡謔的。

——你又怎麼曉得沒有？沒有一千，或者也有五百吧？

——沒有，一個錢也沒有。總之，是的，我根本就……不曉得！

——畢剝聲……倒塌聲……忽遠忽近地。大院子裏亮晃晃地，不知道是太陽光還是焚燒的火光。外面有人撞擊鎖閉着的大門，不久就沒有聲響了。陳鷄站起來從小窗口朝外面窺探，什麼變化都沒有，只見黑色的煙紋好像一面網子似地把整個紅光閃閃的灰沙院落網羅住。

——鷄叔，你這樣子值得什麼呀！——陳果突然嗟嘆地叫喚着，——別人有錢，願自己逃命去了，你看守着別人的錢財……萬一喪了命，你值得麼？

——受人錢財，替人當災呀，這還有什麼說的？Aexa……

——他們是愚弄你。故意的愚弄呢！大家一道走有什麼不可以的？

他玩弄着自己那兩撇往下衝刺的硬鬚沒有開口。

一個擁有「番禺新六區聯防保安第三司令」這樣又長又古怪的頭銜，實際上爲日本軍隊所僱用的，從前在戲班子裏打簾子的無賴漢回到自己的家鄉陳橋來了。他最先去拜望田主陳尊善底空屋看守人，他自己的族叔陳鷄。

二月尾，舊曆的新年才過去不久，青梅樹開起花來了。看屋人站在下房底石階上迎接他底顯貴的侄子。他還是穿着短棉襖和破洞的夾布褲子，把揣在袖管裏的手向客人拱了拱。態度非常冷淡。

——恭喜恭喜。雙料恭喜嘞。蝦狗你發了財了！

——鷄叔，你知道的，還不是當相公一樣，有什麼發達呵！……哈，你底老脾氣還不改，大冷的天氣還要捲起一隻褲腿。……聽說尊善伯已經出去兩個多月了，怎麼還不回來呢？……地方上——維持維持也好嘍！

這憑空取得了軍官地位的客人沒有把話說完，眼睛已經望到別處去了。凡是他的眼睛搜索到的地方，陳鷄底眼睛也以監視的姿勢一點不放鬆地跟隨着。客人用手把正房底門鎖托起考察了一下，又從窗上向臥室裏窺探了兩三分鐘。

——賊呵！錯了算我的，簡直是賊呵！——看守人在心裏判斷着。